

大家
文序

烟愁

琦君
著

QIJUN

人天无据

事芳菲住

如烟

年又十年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悦读名品出版公司

烟愁

Yan Chou



琦君

著

QIJUN WORKS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愁/琦君著. —北京: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122-27825-8

I. ①烟… II. ①琦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7412号

原版书名:《煙愁》 作者:琦君

ISBN 978-957-9159-13-5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权利人经悦读名品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,违者必究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01-2016-7158

责任编辑:笪许燕 赵瑜

装帧设计:弘果文化传媒

责任校对:战河红

出版发行:化学工业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)

印装: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6 $\frac{1}{2}$ 字数111千字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购书咨询:010-64518888(传真:010-64519686) 售后服务:010-645188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,如有缺损质量问题,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: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- 01 - 启蒙师 / 001
- 02 - 云居书屋 / 010
- 03 - 杨 梅 / 017
- 04 - 喜 宴 / 023
- 05 - 金盒子 / 030
- 06 - 酒 杯 / 036
- 07 - 鲜牛奶的故事 / 040
- 08 - 毛 衣 / 046
- 09 - 晒晒暖 / 055
- 10 - 烟 愁 / 059
- 11 - 瓯 柑 / 065

- 12 - 一生一代一双人 / 069
- 13 - 阿荣伯伯 / 073
- 14 - 三划阿王 / 082
- 15 - 月光饼 / 094
- 16 - 孩儿经 / 097
- 17 - 红花灯 / 101
- 18 - 风 箏 / 105
- 19 - 何时归看浙江潮 / 110
- 20 - 倒 账 / 114
- 21 - 失 眠 / 120
- 22 - 水灾与皮球 / 125

目录



23 - 小金鱼与鸭子 / 129

24 - 休假记 / 133

25 - 橡皮日戳 / 139

26 - 永恒的期约

——悼施德邻老师 / 143

27 - 遥寄瞿师 / 148

28 - 老花眼镜 / 151

29 - 秋 扇 / 155

30 - 课子记 / 160

31 - 与友人书 / 166

32 - 不见是见，见亦未见

——悼念我的启蒙师 / 172

33 - 小瓶子 / 176

34 - 妈妈的菜 / 182

35 - 失犬记 / 186

后记

——留予他年说梦痕 / 191

附录

——留得芳菲住 / 201

“不倒翁，翁不倒，眠汝汝即起，推汝汝不倒，我见阿翁须眉白，问翁年纪有多少。脚力好，精神好，谁人能说翁已老。”

我摇头晃脑，唱流水板似的，把这课国文背得滚瓜烂熟，十分得意。

“嗯，还算过得去，”老师抬起眼皮看看我，他在高兴的时候才这样看我一眼。于是他再问我：

“还有常识呢？那课瓦特会背了吗？”我愣头愣脑的，不敢说会，也不敢说不会。

“背背看吧！”老师还没光火。

我就背了“煮沸釜中水”，这第一句我是会的，“化气

如……如……”全忘了。

“如烟腾。”老师提醒我。“化气如烟腾，烟腾……”我
咿咿唔唔地想不起下一句。

“导之入钢管。”老师又提一句。

“导之入钢管，牵引运车轮……轮……嗯……谁为发明
者，瓦特即其人。”我明明知道当中漏了一大截。

老师的眼皮耷拉下来了，脸渐渐变青，“啪！”那只瘦
骨嶙嶙的拳头一下子捶下来，正捶在我的小拇指上，我骇一
跳，缩回手，在书桌下偷偷揉着。

“像锯生铁似的，再念十遍，背不出来还要念。”老师命
令我。

鼻子尖下面一字儿排开十粒生胡豆，念一遍，挪一粒到
右手边，念两遍，挪两粒。像小和尚念三官经，若不是小拇
指疼得热辣辣的，早就打瞌睡了。

已经九点了，还不放我去睡觉，我背过脸去打了个哈
欠，顿时计上心来：

“老师，我心口疼，我想吐。”我捂着肚子喊，妈妈时常
是这样子喊着心口疼的。

“胡说八道，这么点儿孩子什么心口痛，你一定是偷吃了
生胡豆，肚子里气胀。喏，我给你吃几粒丸药就好了。”他拉
开抽屉，里面乱七八糟的，有断了头的香，点剩的蜡烛，咬

过几口的红豆糕，还有翘着两根触须的大蟑螂，老师在蟑螂屎堆里检出几粒紫色的小丸子，那是八字胡须的日本仁丹，又苦又辣，跟蟑螂屎和在一起，更难闻了，我连忙抿紧了嘴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这会儿已经好了。”

“偷懒，给我念完十遍，明天一早就来背给我听。”

我很快地念完了，收好书，抓起生胡豆想走。

“啪！”又是一拳头捶在桌面上，“你懂规矩不懂？”

我吓傻了，待在那儿不敢动。

“拜佛，你忘啦，还有，向老师鞠躬。”

我连忙跪在佛堂前的蒲团上拜了三拜，站起来又对老师鞠了个九十度的躬。说声：“老师，明天见。”

生胡豆捏在手心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可是我还是边走边把胡豆塞在嘴里嚼，有点儿咸滋滋的酸味。阿荣伯说的，汗酸是补的。

我回到楼上，将小拇指伸给妈看（其实早已不痛了），倒在她怀里撒开地哭。

“妈，我不要这么凶的老师，给我换一个嘛。”

“老师哪能随便换的，他是你爸爸的学生，肚才很通，你爸爸说他会做诗。”

“什么肚才通不通，萝卜丝，细粉丝，我才不要哩！”

“不许胡说，对老师要恭敬，你爸爸特地请他来教你，

要把你教成个才女。”

“我不要当才女，你不是说的吗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

“傻丫头，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话，如今是文明世界了，女孩子也要把书念通了。像你妈这样，没念多少书，这些年连记账都要劳你小叔的驾，还得看他高兴。”

“记账有什么难的？肉一斤，豆芽菜一斤，我全会。”

“算了吧，真要你记，你就咬着笔杆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你四叔写的，老师还说他有好几个别字呢！”

“四叔背不出来，老师拿茶杯垫子砸他，眉毛骨那儿肿起一个大包，四叔说吃斋念佛的人会这么凶，四叔恨死他了。”

“不要恨老师，小春，老师教你、打你，都是要你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别像你妈似的，这一辈子活受罪。”妈叹了一口气。

我知道妈的大堆头牢骚快来了，就连忙蒙上被子睡觉，可是心里倒也立志要好好念书，将来要做大学毕业生。在祠堂里分六对馒头（族里的规矩，初中毕业分得一对馒头，高中、大学依次递加一对），好替妈争口气。免得爸爸总说妈没大学问，才又讨个有学问的外路人，连哥哥一起带到北平去了。爸说男孩子更重要，要由她好好管教。我就不懂爸会把儿子派给一个不是生他的亲娘去管教，她会疼他吗？还有，哥哥会服她吗？叫我就不会，她要我往东，我就偏偏翘

起鼻子往西，气死她。

妈叫我恭敬老师，我是很恭敬他的，从那一次小拇指被捶了一拳以后，我总是好好地写字念书。作文和日记常常都打甲上，满是红圈圈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一定记得跪在蒲团上叩三个头，再向老师毕恭毕敬地行鞠躬礼，然后倒退着跨出书房门。没走出两丈以外，连喷嚏都不敢打一个，因此我没有像四叔那样挨过揍。老师对我虽然也一样绷着脸，我却看得出来他心里还是疼我的。因为他每天都把如来佛前面的一杯净水端给我喝，说我下巴太削，恐怕将来福分薄，要我多念经，多喝净水，保佑我长生、聪明。他就没把净水给四叔喝过，这也是四叔恨他的原因，他说吃斋的人不当偏心。其实四叔在乡村小学念书，只晚上跟他温习功课，不是老师的正式学生，老师的全副精神都在教导我，我是他独一无二的得意女弟子。

老师的三餐饭都在书房里吃，两菜一汤，都是素的，每次都先在佛前上供，然后才吃。有一次，阿荣伯给他端来一碗红豆汤，他念声阿弥陀佛，抿紧了嘴只喝汤，一粒豆子都不进口。我不明白咽下一粒豆子会出什么乱子，悄悄地问阿荣伯。阿荣伯说老师在十岁时就有一个和尚劝他出家，他爸妈舍不得，只替他在佛前许了心愿，从此吃长斋，一个月里有六天过午不食，只能喝米汤。

我看老师剃着光头，长长的寿眉，倒是有点罗汉相。我把这话告诉四叔，四叔说：“糟老头子，快当和尚去吧！”其实老师并不老，他才四十光景，只是一年到头穿一件蓝布大褂。再热的天，他都不脱，书房里因此总冒着一股子汗酸气味。

“妨碍公共卫生。”四叔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他指着墙壁缝里插着的一个个小纸包说：“你看他，跳蚤都不捏死，就这么包起来塞在墙缝里。跳蚤不一样要饿死吗？真是自欺欺人。”

老师刚从门外走进来，四叔的话全被听见了。四叔已来不及溜，老师举起门背后的鸡毛掸子，一下子就抽在他手背上，手背上起一条红杠。

“跪下来！”他喝道。

四叔乖乖地跪下来，我吓得直打哆嗦。老师转向我：“你也坐着不许走，罚写大字三张。”

我摊开九宫格，心里气不过，不临九成宫的帖，只在纸上写“大小上下人手足刀尺……”一口气就涂完了三张，像八脚蛇在纸上爬。

老师走过来，一句不说，把三张字哗哗地全撕了，厉声说：“重写，临帖再写五张，要提大小腕。”

他把一个小小银珠盒放在我手腕背上，我的手只能平平

地移动，稍一倾斜，银珠盒就滑下来了。我还得握紧笔杆，提防老师从后面伸手一抽，笔被抽起来，就是字写得没力气，又须重写。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纸上，把写好的字全洇开了，都是四叔害的。

上夜课时，老师把我写的五张字拿出来，原来满纸都打了红圈圈，他以从未有过的温和口气对我说：“你要肯用心临帖，字是写得好的，你看这几个字，写得力透纸背。”

四叔斜眼望望我，撇了一下嘴，显得很不服气的样子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我原是一面哭一面写的，居然还写得“力透纸背”。

“老师，您教我写对联好吗？”我得意起来了。

“还早呢！慢慢来。”

“我会背对联：‘天半朱霞，云中白鹤。河边青雀，陌上紫骝。’”这是花厅前柱子上的一副对子，四叔教我认，我完全不懂意思。

老师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好，我就教你诗与古文。”

刚刚读完小学国文第四册，第五册开始就是古文。老师教我读《师说》。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给我听，我却要打瞌睡了。我说：“我也要像四叔似的读《黄柑竹筴记》（后来才知道是《黄冈竹楼记》）。”老师说：“慢慢来，古文多得很，教过的都得会背。”

我也学四叔那样，摇头晃脑背得琅琅响，我还背诗，第一首是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这太容易。

渐渐地，我背了好多古文与诗。我已经学作文言的作文了，“说蚁”是我的得意杰作：“夫蚁者，营合群生活之昆虫也，性好斗……”

老师一天比一天喜欢我，我也不那么怕他了。下课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倒退着走，一跨出书房门，我就连蹦带跳起来，可是跳得太高了，老师就会喊：

“小春，女孩子走路不要三脚跳，《女论语》上怎么说的？”

“笑莫露齿，立莫摇裙。”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背。

“对啦，说话走路都要斯斯文文的，记住哟！”

老师教我的，我都一一记住了。不管是不是太古板。因为爸爸不在家，他就像我爸爸似的管教我。我虽怕他，也爱他。

可是爸爸从北平回来，带我去杭州考取了中学，老师就不再在我家了。

临去那天，他脖子下面挂了串长长的念佛珠，身上仍旧是的那件蓝布大褂。他合着双手，把我瘦弱的手放在他的手掌心里，无限慈爱也无限忧伤地对我说：“进了洋学堂，可也

别忘了温习古文，习大字，还有，别忘了念佛。”

我哽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考取中学固然使我兴奋，但因此离开了十年来教导我的老师，是我原来所意想不到的。

脚夫替他挑着行李，他步行着走向火车站，我一路牵着他的手，送他上火车。他的蓝布大褂在风中飘呀飘的，闲云野鹤似的，不知飘到哪儿去了。

在杭州城隍山旁边的云居山上，有着翠绿如烟的修竹。修竹丛中，露出红瓦砖墙的一幢小房子，就是我父亲退休后读书养病的小别墅，父亲名之谓“云居书屋”。那不是什么富丽的建筑，只是朴素的三间小平房。可爱的是绕屋的葱茏松柏与四季不绝的姹紫嫣红。屋的四周一共有十八亩空地，父亲把一半辟为果园，种了水蜜桃与李子；另一半种山薯与玉蜀黍；外面再围上一圈青翠的水竹。让幽篁隔绝了烦嚣的尘世。

一年里，除了冬天，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。夏天，更是我们全家上山避暑的季节了。累累的水蜜桃与李子，鲜甜欲醉；新出土的山薯与玉蜀黍，比市上买的更是可口。如

果不为了学校开学，我真愿意一直伴着父亲，在琅琅的读书声中，享受无尽的慈爱和田园的情趣。

山顶有一座小小的茅亭，每天清晨，父亲与我站在亭子里行深呼吸，东方的云层由紫绛而渐转粉红，云彩下映照烟波渺渺的钱塘江。凝眸久望，虽看不见点点帆影，可是它带给你新的理想、新的梦。父亲曾为我讲钱镠王射潮的故事，引起我浩然的意兴。左边是沉睡的西子湖，在淡淡的晨雾里益显得娇媚而慵懒。父亲望着日出，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在山中才充分享受着一天的乐趣，生命似乎也长得多，可是每见‘白日依山尽’，又使人分外感到一天太容易过去了。岁月不居，望你努力读书，培养学问，我已老耄，这满屋的藏书，就完全交给你了。”这几句话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头，一晃眼竟过去二十年了。

父亲爱读书、藏书，也爱搜集版本、碑帖与名家字画。记得我们有一次回故乡，带了一部从日本买来的《藏经》回家，在埠头起岸时，雇了许多脚夫来抬箱子，脚夫问箱里是什么，父亲只简单地回答他们说：“是经。”脚夫不由得一个个伸着舌头说：“这么多金子呀！”我才大笑着告诉他们：“是佛经，不是黄金。”可是在他们眼里，衣锦荣归的父亲是应该有这许多金子的。

故乡的藏书阁里，除了《藏经》以外，还有《四部丛

刊》《二十四史》《十三经注疏》《淳化阁法帖》，以及许多善本唐宋名家诗文专集、宋明学案、元明清戏曲小说等。父亲自己最喜欢的是诗文，所以许多诗集文集都是经他自己圈点过的。他最爱的是一部苏东坡写的《陶诗》与弘一法师写的《金刚经》，无论在故乡或杭州，他都是随身带着的。其他还有不少幅名人字画。如改七乡仇十洲唐寅的仕女，赵子昂的马，祝枝山的竹，彭玉麟的梅花，康有为、翁同龢、樊樊山、沈曾植的字，虽不见得都是真迹，可是闲来展玩，自有一份悠然的情趣。

在杭州，父亲又买了商务印书馆刊印的《藏经》《四库全书》珍本，《疆村丛书》《四史精华》，中华书局刊印的《四部备要》以及其他诗集文集多种，朋友又送了他一部《三希堂》。他把一部分最心爱的书移藏在云居书屋，每年夏天都要搬出来仔细地晒一次，撒上樟脑粉。然后，有条不紊地排列在书橱里。

父亲有一位对金石有研究的朋友，常来与父亲研究书画的真伪，并为父亲刻了一个“云居书屋藏”的图章。父亲命我在每册书的首页盖上这个章，我却常发现里面也有某某楼藏书的印章，便捧去问父亲那书的来源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父亲感慨地说，“总是谁家不肖子弟，无以为生，把先人的心爱遗物，随便拿来卖了。小春，你要牢